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套 中 人

北京燕山出版社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套 中 人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套中人 / (俄罗斯)契诃夫著;汝龙,谷羽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7

ISBN 7-5402-1244-6

I. 套… II. ①契… ②汝… ③谷…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046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倪新玉

套中人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海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1400×1000mm 大 32 开 8.5 印张 36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序

安东·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他的文学创作始于一八八〇年,那时他还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求学。契诃夫最初都用笔名发表作品,用得最多的是安东沙·契洪特。这段被文学史家称作“契洪特时期”的作品,大都是幽默小品,但也不乏富于社会内涵的短篇小说。如《一个文官的死》写出了笼罩沙俄社会的普遍恐惧,而《士官普里希别耶夫》则传神地塑造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凶神恶煞的鹰犬形象。

一八八六年是契诃夫创作中的一个转折,这一年他写出了《苦恼》。马车夫约纳新近死去了儿子,他想把丧子的痛苦讲给别人听,但别人都不愿意听他诉苦,因为都不愿意理会他的痛苦,约纳最后只好把自己的苦恼统统说给马儿听。

《苦恼》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个题旨在契诃夫后来的作品中一再重复。

也是发表于一八八六年的小说《万卡》的同名主人公,才是个九岁的男孩,他在城里当学徒,受尽了折磨,在圣诞节前夜,给爷爷写信,讲述自己的痛苦,请求爷爷把他接回去。万卡写完信后在信封上写了地址:寄交乡下爷爷收。这当然是封永远寄不到爷爷手里的信。

读完《万卡》,我们能够触摸到契诃夫一颗为劳苦者命运担忧的善良的心。而在《仇敌》里,契诃夫同样满怀同情地写了一个地位卑微的乡村医生的遭遇。医生刚刚死了儿子,他和妻子都在极度悲哀之中,一个地主突然来请他出诊,说他的妻子正在发病,求医生一定跟他走一趟。但一到地主家里才知道,那个装病的女人已经跟着情人跑了。忍无可忍的医生的满腔怨愤终于爆发了出来。

从写《仇敌》开始,契诃夫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作品了。写幽默笑话的契洪特变成了直面痛苦人生的契诃夫。

一八八八年是契诃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年他开始写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如《灯光》和《草原》。也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三十日,契诃夫在一封给朋友人的书信中发表了一个文学宣言:“艺术家不应该充当评判自己的文学人物及他们的言论的法官,而只是充当客观的见证人。”契诃夫是在谈论他的小说《灯光》时说这一番话的,在《灯光》里契诃夫也的确成了小说中的工程师与大学生发表的哲学议论的客观的见证人,以至于到了小说最后只好承认:“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但我们从工程师自己讲述的他年轻时代的一件经历中,还是能感知到他对自己道德迷失的悔悟,而在阅读这段人生插曲时,一个美丽、善良被苦闷弄得心碎的少妇形象突兀到了我们眼前。这里牵涉到了契诃夫的道德观。道德对于契诃夫来说,不是人的幸福的保证,却是人的尊严的保障。

《草原》是契诃夫的一部写得最抒情的小小说。但抒情之中也有忧伤。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描述：“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透露着紧张和愁苦，仿佛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草原的美无人欣赏，无人歌唱，草原的美丽“白白荒废了”。白白荒废了的，还有像德莫夫这样健壮的草原人的精力。

在《草原》之后问世的《美人》，实际上隐喻的也是美的悲剧。小说写了两个美极了的女人，但等待着那两个美人的命运是不祥的，就像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人说的：“对于这种美，不知怎的……在我心里引起的不是欲望，不是迷恋，也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既痛苦又愉快的忧郁。”

一八九〇年，契诃夫实现了他生命中的一项壮举——他排除万难只身完成了库页岛之行。库页岛是当时俄国流放犯人的集中地。目击了这个人间地狱之后，契诃夫受到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正是在这种心灵体验之后，契诃夫写出了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契诃夫意识到：必须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为自己害怕！

一八九八年契诃夫写了一个篇幅虽然不大但却声名远播的小说——《套中人》。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它极为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社会对于人性的压迫与戕害。“套中人”别里科夫既是那个黑暗社会的牺牲品，同时也是那个吞没一切新鲜事物的黑暗环境的象征。这是契诃夫对那个吃人社会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指控。

《约内奇》也是在一八九八年问世的。在这个篇幅有限的小说里，契诃夫以惊人的艺术笔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蜕变过程，艺术地说明了契诃夫的一个社会观察：丧失了精神追求的庸人生活是人性毁灭的渊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契诃夫创作了好几个反映俄罗斯妇女不幸命运的小说。《带小狗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嫁给了一个老头，在她和那个官僚丈夫居住的灰色围墙里，这个带小狗的女人从来没有幸福过。而在海滨偶尔遭遇的爱情，又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在抒情的自然画面中展示人生悲剧的艺术手段，我们也能在那个触及资本原始积累罪恶的小说《在峡谷里》见到。小说中善良的丽巴抱着死去的孩子从医院走出来的场景描写，已经成为契诃夫小说情景交融描写中的一个经典段落。

一个人死了，但生活还在继续。契诃夫也是怀着这个信念，于一九〇四年七月二日与世长辞。

目 录

序	001
一个文官的死	001
胖子和瘦子	004
变色龙	006
神 经	009
别墅消夏客	012
楼梯步步高	014
江 鳕	016
在药房	021
马 姓	024
猎 手	028
嫌疑犯	032
客 人	036
士官普里希别耶夫	039
厨娘嫁人	043
两个记者	047
苦 恼	050
万 卡	055
仇 敌	059



目录

草 原	068
灯 光	132
美 人	156
第六病室	162
洛希尔的提琴	198
套中人	205
约内奇	215
带小狗的女人	229
在峡谷里	241





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①，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②。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 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大家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囔囔。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③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清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

“没关系，没关系……”

“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会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

“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

① 这个姓可意译为“蛆”。

② 一出三幕小歌剧。

③ 帝俄的文官，相当于三品或四品文官。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将军说，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他连话都不想说。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她先是吓了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扎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才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①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

“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这就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

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时，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头。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能写成。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我敢开玩笑吗？如果我们居然敢开玩

① 帝俄时代夏季露天花园和剧院常用的名字。

笑,那么结果我们对大人您就……没一点敬意了……”

“滚出去!!”将军脸色发青,周身发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说了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千 雙 味 千 粗

一八八三年

汝龙 译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此处为原文的乱码或倒置文字，无法准确转录）

……

……

……



胖子和瘦子

车三六八

新 译 本

在尼古拉耶夫斯基铁路的一个火车站，两个朋友偶然相遇了：一个胖子，另一个是瘦子。胖子刚刚在车站上吃过饭，嘴唇油光闪亮，就像熟透的樱桃。他身上散发出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儿。瘦子呢，刚下火车，背着皮箱、包裹和一些硬纸盒子。他的身上有火腿肠和咖啡渣的味道。他的背后有个瘦瘦的、下巴挺长的女人在东张西望，那是他妻子，还有个眯缝着眼睛的高个子中学生，那是他的儿子。

“波尔菲里！”胖子看见瘦子，叫了起来，“真的是你吗？亲爱的同学！好多年咱们都没有见面了！”

“我的天！”瘦子分外惊喜，“米沙！童年的伙伴！你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两个朋友互相拥抱，亲吻了三次，眼睛里含着泪水，彼此打量着，两个人既高兴又惊讶。

“好同学！”亲吻以后，瘦子先开口说道，“真是想像不到！真是意外的惊喜！喏，你好好看看我，跟从前一样，还是个美男子！还是那么有魅力，衣着讲究！哎呀呀，我的天！快说说，你怎么样？发财了吧？成家了吧？我已经结婚啦，你看……这就是我太太露伊莎，娘家姓旺岑巴赫……路德派教徒……这是我儿子，叫纳法纳伊尔，三年级的学生。纳法尼亚，这是我小时候的伙伴！我们一块儿上学！”

纳法纳伊尔想了想，伸手摘下了帽子。

“我们一块儿上学！”瘦子接着说，“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大家怎么跟你开玩笑？给你起外号叫赫洛斯特拉托斯^①，因为你抽烟烧坏了一本教科书；我呢，外号叫厄菲阿尔忒斯^②，理由是我老爱搬弄是非。哈哈！……那时候我们还是小孩子！纳法尼亚，别害怕！离他近一点儿……这是我太太，娘家姓旺岑巴赫……路德派教徒。”

纳法纳伊尔想了想，藏到了父亲背后。

“嗯，你过得怎么样啊，朋友？”胖子望着瘦子，兴奋地问，“在哪儿任职？提拔晋升了吗？”

“我是在当差，亲爱的。我已经做了两年八等文官，得到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奖

① 赫洛斯特拉托斯，希腊人，公元前三五六年放火烧掉了以弗所城狄安娜神庙。

② 厄菲阿尔忒斯，希腊人，公元前五世纪初，为波斯人做奸细，引敌入境。

章。薪俸少得可怜……嗨，去他的吧！我太太教音乐课；我呢，私下里用木头做烟卷盒。烟卷盒棒极了！我卖一卢布一个。如果有人买十个以上，你知道，我就会给他一点儿优惠。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你知道，我过去做科员，现在调到这里来，还是那个部门的差使，可已经提拔当科长了……以后我就在这里任职。好啦，说说你怎么样？说不定已经做到五等文官了吧？啊？”

“不，亲爱的，你还得再往高里说一点儿，”胖子说，“我已经做到三等文官了……我有两个星章了。”

瘦子忽然脸色变得苍白，呆若木鸡，可是只过了一会儿，他的脸就拼命扭动，堆出了万分高兴的笑容，让人觉得他的脸，他的眼睛，都能迸发出火星来似的。只见他收缩肩膀，弯腰躬背，忽然变得矮小了许多……他背着的皮箱、包裹、硬纸盒仿佛也都在收缩，增添了许多皱纹……他太太的长下巴变得更长了；纳法纳伊尔挺直身体站成立正的姿势，系好了制服上所有的纽扣……

“大人……我……非常荣幸！斗胆说一句，小时候的朋友，忽然成了显要的官员！嘿嘿嘿！”

“嗨，算啦！”胖子皱起了眉头，“何必用这种腔调说话呢？我和你是从小的朋友，官场上的那一套根本用不着！”

“承蒙您宽宏大量……您说到哪儿去啦？……”瘦子陪着笑脸，身体收缩得更矮小了，“大人的恩惠……就像使人再生的甘露……大人，这是小人的儿子纳法纳伊尔，妻子露伊莎，路德派教徒……多多少少算是……”

胖子本来还想说不必这样，可是瘦子的脸上满是感激、甜蜜和酸溜溜的敬重，让三等文官忍不住想要呕吐。他把头扭到一边不看瘦子，伸出手去跟他告别。

瘦子伸出三个手指头去握手，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像中国人似的陪着笑脸：“嘻嘻嘻！”他的妻子也在笑。纳法纳伊尔两腿并拢，不小心帽子掉到了地上。他们一家三口人感到出奇的惊喜。

一八八三年
谷羽译



变色龙

巡警督察官奥丘蔑洛夫穿着新大衣，手里提着个小包，从集市广场走过。他身后跟着一个棕褐色头发的巡警，双手端着筛子，上面堆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四周鸦雀无声……广场上不见一个人影儿……小铺子和饭馆敞开的门，像饥饿的嘴巴，沮丧地张望着上帝创造的世界，在那些门口竟然没有要饭的乞丐。

“你敢咬人，该死的东西！”奥丘蔑洛夫忽然听见有人喊叫。“伙计们，别放它走！这年月可不许咬人！抓住它！哎哟——哎哟！”

接着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奥丘蔑洛夫朝那边一看，发现从商人比丘金的木柴场里跑出来一只狗，只见它用三条腿一瘸一拐地逃窜，还不时扭过头去往后看。后边紧跟着追出来一个人，上身穿着浆洗过的花布衬衫和坎肩，敞着怀。他奔跑着追那只狗，身体前倾，扑倒在地，一下子抓住了狗的后腿。又一次传来狗的尖叫声和呐喊声：“别撒手！”睡意朦胧的脸纷纷从铺子里探出来，木柴场四周很快聚集了一群人，就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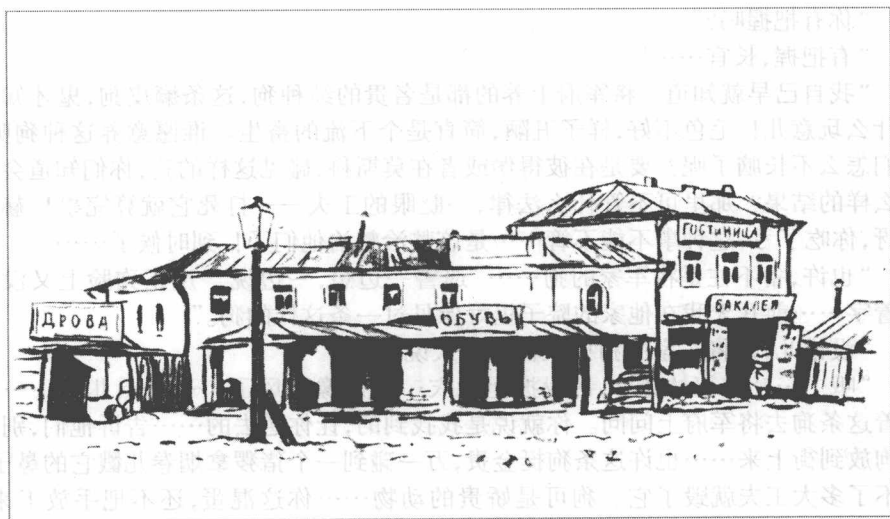
“别出什么乱子吧……长官！”巡警说道。

奥丘蔑洛夫把身子向左转，朝人群那边走去。在木柴场门口附近，他看见那个穿着坎肩敞着怀的男人，正举着右手，让人们看他血淋淋的手指头。他那醉意朦胧的脸上似乎在说：“小坏蛋，我要扒掉你的皮！”而那血染的手指仿佛就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奥丘蔑洛夫认出这个人金银首饰匠赫留根。

人群中央是惹出这场乱子的罪魁祸首——一只脑袋尖尖的白毛小猎狗，背上有块黄斑，只见它前腿又开趴在地上，吓得浑身发抖。它那含着泪水的眼睛流露出痛苦和恐惧的神情。

“这里出了什么事儿？”奥丘蔑洛夫挤进人群，问道，“都在这儿干什么？你怎么举着个手指头？……刚才谁在叫唤？”

“我正走路，长官，没招惹任何人……”赫留根回答说，他用手掌捂着嘴咳嗽了两声，“我正跟米特里·米特里奇商量买木柴的事，冷不防这只下流坏子无缘无故就咬了我的手指头……您得谅解我，我是个做手艺活儿的人……我干的活儿很细致。得让他们赔我钱，因为我这个手指头可能一个礼拜都动弹不了……长官，法律上也没有这一条，挨了狗咬还得忍着……要是每条狗都随便咬人，这个世道真就让



人没法活啦……”

“嗯……好吧……”奥丘蔑洛夫咳嗽了两声，皱了皱眉头，严厉地说道，“好吧……这是谁的狗？我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我给你们看看，我怎么整治那些放出狗来乱咬人的人！有些先生不愿意遵守法规，现在是该管管他们的时候了！等到罚了这个混蛋的款，他就会知道我的厉害，知道让狗或者别的牲畜乱跑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我要整得他哭爹叫娘！……叶尔德林，”他对那个巡警说，“你去了解一下，这是谁家的狗，打个报告上来！这条狗呢，得把它弄死。别耽误时间！它可能是条疯狗……这到底是谁家的狗呀，我问你们呢？”

“这好像是西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个人说。

“西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天气这么闷热，真要命！大概是要下雨了……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它怎么会咬你呢？”奥丘蔑洛夫扭过脸来对赫留根说，“这条狗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吗？它那么小，你呢，又长得这么壮实！你的手指头大概是让小钉子划破的，后来脑子里想出了鬼点子，跑到这儿来撒谎。我知道你是出了名的人物！我认识你们这些鬼东西！”

“他呀，长官，为了开玩笑，拿烟卷去戳狗的鼻子，结果这傻家伙就咬了他一口……这个人净胡来，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又没有看见，你怎么胡说八道？长官可是个明白事理的老爷，谁在撒谎，谁当着上帝的面凭良心说话，大人都看得明白……我要是说谎，那就让调解法官审问我好了。他的法律上写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瞒你们说，我兄弟就是穿警服当宪兵的……”

“你少说废话！”

“不对，这不是将军家的狗……”巡警好好想了想说道，“将军不养这样的狗，他府上养的都是个子很高的猎犬……”

“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长官……”

“我自己早就知道。将军府上养的都是名贵的纯种狗，这条癞皮狗，鬼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毛色不好，样子丑陋，简直是个下流的畜生。谁愿意养这种狗呢？你们怎么不长脑子呢？要是在彼得堡或者在莫斯科，碰见这样的狗，你们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那里可不管什么法律，一眨眼的工夫——打死它就算完事！赫留根呀，你吃了亏，这种事不能不管……是该整治整治他们了！到时候了……”

“也许，备不住是将军家的狗……”巡警一边想，一边说，“反正狗脸上又没有写着字……前几天我在他家的院子里好像见过一条这样的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狗！”人群里有人说。

“哦……叶尔德林老弟，帮我披上大衣……好像起风了……有点儿冷……你带着这条狗去将军府上问问。你就说是我找到的，让你送去的……告诉他们，别再把狗放到街上来……也许这条狗挺金贵，万一碰到一个猪猡拿烟卷儿戳它的鼻子，用不了多大工夫就毁了它。狗可是娇贵的动物……你这混蛋，还不把手放下来！摆个蠢指头让人看！都是你自己惹的祸！……”

“那不是将军家的厨师吗！我们问问他好了……喂，普洛霍尔！老兄，请到这边来一下！你瞧瞧这条狗……是你们府上的吗？”

“瞎说！这号狗我们从来没养过！”

“那就用不着花费工夫去问了，”奥丘蔑洛夫说道，“它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废话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肯定是条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不是我们将军家的狗，”普洛霍尔接着说，“将军的哥哥最近来看将军，这是他哥哥的狗。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哥哥倒喜欢……”

“莫非他哥哥来啦？是不是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奥丘蔑洛夫问，脸上堆满了逢迎的笑容，“哎呀呀，我的天！一定是想弟弟了……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么说来，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啦？非常荣幸……你把狗带走吧……这小狗挺好的……真够灵巧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嘿嘿嘿……喏，你怎么还发抖啊？汪汪……汪汪……这机灵的小狗生气啦……这条小狗崽儿真不错！”

普洛霍尔喊了一声小狗的名字，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哈哈大笑，他们笑赫留根倒了霉。

“回头我再收拾你！”奥丘蔑洛夫吓唬他说道。

他裹紧了大衣，穿过集市广场，径自朝前边走去。

一八八四年

谷羽 译



神 经

德米特里·奥西波维奇·瓦克辛是位建筑师。他从城里回到自己的别墅，满脑子都是刚才参加通灵会留下的新鲜印象。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瓦克辛觉得有几分孤独，太太瓦克辛娜不在家，三一节去教堂还没回来。他不由得回想起耳闻目睹的种种情景。其实，那倒算不上什么正式的通灵会，只不过整个晚上的谈话叫人感到可怕。先是有个小姐无缘无故地讲起了如何猜测别人的心思。由猜测心思不知不觉又谈到了灵魂，由灵魂谈到了鬼魂，由鬼魂又说起了人被活埋……有位先生讲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说起有个死人在棺材里翻了个身。瓦克辛本人要来一个小碟，给小姐们表演怎么样跟鬼魂谈话。他当即呼唤故去的舅舅克拉甫季·米朗诺维奇，若有所思地问他说：“我是不是该把房子转到妻子的名下？”舅舅听了回答说：“时机合适，怎样做都好。”

“自然界有许多事情神秘莫测，令人恐惧……”瓦克辛盖着一条毛毯胡思乱想，“死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猜不透的疑团……”

时钟响了一下，是夜里一点。瓦克辛翻了个身，从毛毯下面探出头来，看见了一盏小灯的蓝色火焰。灯光闪烁，影影绰绰照着神龛，照着挂在床对面墙上的大幅画像，那就是舅舅克拉甫季·米朗诺维奇。

“要是在这半明半暗的时刻，一下子出现舅舅的灵魂，那该会怎么样呢？”瓦克辛的头脑里突然闪现出这个念头，“不，这不可能！”

鬼魂，是一种偏见，是智力不成熟的产物。话虽这么说，瓦克辛还是用毛毯蒙住了头，把眼睛闭得死死的。在他的想像中闪现出那个在棺材里翻身的僵尸、死去的岳母、上吊的同事、一个淹死的姑娘，许多死人的影子相继掠过……他极力想从脑海里排除这些阴郁的念头，不料，越是用力驱赶，那些死人的形象反而越发鲜明，想法也更加可怕。瓦克辛不由得浑身颤抖。

“活见鬼……像个孩子一样害怕……真蠢！”

“滴答……滴答……滴答……”隔壁传来挂钟的响声。墓地旁边的乡村教堂里，看守人在敲钟。钟声缓慢、悲凉，声音拖得很长，让人听了揪心……瓦克辛后脑勺和脊背上凉飕飕的，像有蚂蚁在爬。恍惚间他觉得有个人在他头上呼呼喘气，似乎他舅舅从像框里走了出来，弯着腰凑近他这个外甥……瓦克辛吓得要死，他咬紧

牙关,不敢出气。就在这时候,一只小甲虫从敞开的窗口飞进来,在瓦克辛卧榻的上空嗡嗡直响。瓦克辛再也忍受不住了,他绝望地拉响了床头铃,让仆人快来。

“德米特里·奥西波维奇,您要做什么?”过了一分钟,门口传来了家庭女教师用德语说话的声音。

“噢,是您呀,罗扎丽娅·卡尔洛芙娜?”瓦克辛高兴地说,“您何必费心呢?加甫里拉会来的……”

“加甫里拉,您自己是,打发他,进城去了,格拉菲拉,从傍晚就不知道哪儿去了……没有人在家……您究竟要做什么?”她用生疏的俄语夹杂着德语说。

“我,亲爱的,有话想说……这个……可是您进来啊,别拘束!我这儿挺昏暗的……”

罗扎丽娅·卡尔洛芙娜走进了卧室,她身材肥胖,面颊绯红,站在那里,摆出等待的姿态。

“请坐呀,亲爱的……您看,是这么回事……”瓦克辛一边说一边想,“我该请她做什么呢?”他瞥了一眼舅舅的画像,觉得他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照直说吧,我想求您办一件事……明天有人进城,别忘了吩咐他一声,让他……这个……顺便去买点儿卷烟纸……您可以坐下呀!”

“卷烟纸?好吧!您还有什么事?”

“我要……我什么也不要了,不过……请您坐下呀!也许我还会想起什么事来……”

“不体面,一个姑娘家,站在男人房间里……我看您,德米特里·奥西波维奇,真调皮,爱开玩笑……我明白……为买卷烟纸,不会叫醒人……我明白……”

罗扎丽娅·卡尔洛芙娜一转身走出去了。瓦克辛跟她交谈了几句,心情平定了几分,却又为自己的胆小怯懦觉得脸上无光,于是拉过毛毯蒙住头又闭上了眼睛。大约过了十分钟,他觉得自己心里平静,可随后那些可怕的古怪念头又钻进了他的脑袋……他啐了一口唾沫,摸到了火柴,闭着眼睛点燃了蜡烛。但烛光也帮不了他的忙。瓦克辛胆战心惊,他觉得墙角里似乎有个人在打量他,好像是他舅舅在眨巴眼睛。

“我要再拉一次铃叫她来,见她的鬼……”他打定主意,“我告诉她,说我病了……求她找点药水……”

瓦克辛拉响了床头铃,没有人应声。他又拉了一次,仿佛回应这铃声似的,墓地上又响起了钟声。他非常害怕,从头到脚感到冰凉,慌里慌张冲出了卧室,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一边骂自己胆小,一边光着脚丫子奔跑,只穿着贴身内衣跑到了家庭女教师的房间门前。

“罗扎丽娅·卡尔洛芙娜!”他敲了敲门,用颤抖的声音叫道,“罗扎丽娅·卡尔洛芙娜!您……睡着了吗?我……这个……我病了……找药水!”

听不见回答。四周一片寂静。

“我求您啦……明白吗?求求您!何必这么……死板呢,我真不明白,何况有人……生病呢!说真的,您怎么这样一本正经!在您这种年纪……”